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五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龔述祖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五

南北朝

癸丑梁承聖二年魏主欽二年齊天保四年周西魏

春正月魏宇文泰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三月梁武陵王紀伐江陵魏遣大將軍尉遲迥伐遲魏之别部後以為氏迥字薄居羅代人伐成都以救之

武陵王紀帥諸軍東下留蕭撝守成都梁主甚懼與

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左傳語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軍尉遲迥泰之甥也獨以為可克泰問以方畧迥曰蜀與中國隔絶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迥自散關注見前伐蜀至涪水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州降迥分兵守之進襲成都蕭撝嬰城自守迥圍之紀聞有魏兵遣梁州刺史譙淹還救蜀迥擊破之初紀世子圓照鎮巴東啟紀云侯景未平荆

鎮已為所破宜急進討紀信之趣兵東下及至巴東知景已平乃悔召圓照責之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既稱尊號不可復為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皆以為宜救根本更思後圖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遂至西陵護軍陸法和拒之于峽口先是法和既擒任約還請梁主曰侯景平矣蜀賊將至請守險以待之乃引兵屯峽口及是紀至軍勢甚盛法和築二城于峽口兩岸運石填江鐵鎖斷之梁主拔侯景故將任約謝答仁于獄配兵使助法和

夏六月梁復以王琳為湘州刺史陸納降

先是王僧辯及蕭循進攻陸納拔其二城納衆大敗走保長沙僧辯進圍之至是梁主遣使送王琳令説諭納僧辯使送示之納衆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郎乞聽入城梁主從之納遂降梁主復琳官爵使將長沙兵西援峽口

秋七月梁武陵王紀衆潰梁主殺之及其諸子

武陵王紀遣將軍侯叡與陸法和相拒梁主遣使與

繹果有推梨讓長之心其書係何體乃密敕樊猛又何為哉內實猜忌外託文言以自解其孰信之

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梁主復與紀書曰吾年為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于此投筆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懽愉之日心乎愛矣書不盡言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為乃遣樂奉業詣江陵求和奉業啟梁主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梁主遂不許其和巴東民斬峽口城主降于王琳謝答仁任約進攻侯叡破之于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將軍樊猛字智武南陽湖陽人追擊之

紀衆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梁主密
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
法和收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梁主絶紀屬籍曰饕餮氏
下圓照等于獄絶其食至嚙臂啖之十二日而死遠
近聞而悲之
八月成都降魏魏以尉遲迥為益州刺史
魏尉遲迥圍成都五旬蕭撝屢戰皆敗乃請降諸將
欲不許迥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悦攻之則將士傷

湘東雖還據建康亦未能保其不改弟就彼時形勢而論建康尚有險要可憑江陵則偏隅受敵強弱判然乃宗懍等皆安土

遠人懼遂受之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馬魏以迴為益州刺史已而魏命迴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黜陟迴明賞罰布威恩綏輯安民經略未附華夷懷之

九月梁遣王僧辯還建康陳霸先還京口

梁主下詔將還建康將軍宗懍字元懍涅陽人黄羅漢皆楚人不願移胡僧祐亦以為不可梁主令朝臣議之會者五百人梁主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朱買臣言于梁主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

重遷繹復優柔寡斷既卜而疑仍不決下策卒如姚人所料坐待滅亡虜為無斷之人自取禍收革如此

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荆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梁主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對曰未吉退而言曰此兆為鬼賊所留也梁主以建康凋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乃詔王僧辯還鎮建康

陳霸先復還京口

梁以陸法和為郢州刺史

法和為政不用刑獄專以沙門法及西域幻術教化部曲數千人已而法和上表自稱司徒梁主怪之僕射王褒曰法和既有道術容或先知梁

主乃就拜之王褒字子深儉之曾孫

齊納蕭退鄱陽王恢之子于梁不克

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于合肥將襲建康納梁湘潭侯退梁主使南豫州刺史侯瑱與戰于東關注見前敗之齊師退是冬齊宿預民東方白額以城降梁梁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

冬十一月突厥攻柔然齊主擊之遷柔然于馬邑川注見前

突厥請降

先是突厥伊利可汗死弟木杆俟斤立木杆剛勇多智數善用兵

鄰國畏之至是木杆攻柔然柔然舉國奔齊齊主擊突厥迎納柔然廢其可汗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為可汗置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親追突厥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甲戌梁承聖三年魏恭帝元年齊天保五年春正月齊主擊山胡敗之

齊主討山胡大破之男子十三以上皆斬女子及幼弱皆賞軍遂平石樓山名在山西汾州府石樓縣東南水經注蒲川水出石樓山即此石樓絕險自魏世所不能至于是遠近山胡莫不

懾服有都督戰傷其什長不能救齊主命刳其五藏令九人食之肉及穢惡皆盡自是始為威虐

魏作九命九秩之典

宇文泰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內外官爵改流外品為九秩內命三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外命諸公九命諸侯八命諸伯七命諸子六命諸男五命諸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卿公之大夫三命子男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再命公之中士侯伯之上士一命公之下士侯伯之中士下士子男之士不命其祿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于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為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為一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于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

高歡尚自知逆君之醜宇文泰乃爲行篡弑而改姓復姓何不知悔史家從以其建官命秩制倣周禮稱爲崇儒好古無識甚矣

二秩俱爲四十石凡頒祿視年之上下上年頒全中年頒半下年頒一無年不頒具見隋書百官志

魏宇文泰廢其主欽而立齊王廓（文帝第四子是爲恭帝）復姓拓跋氏

先是魏尚書元烈謀殺宇文泰事覺泰殺之魏主有怨言密謀誅泰泰諸子皆幼以諸壻爲心膂清河公李基（字仲和遠之子）義城公李暉（弼之子）常山公于翼（字文若謹之子）分掌禁兵至是魏主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去年號稱元年復姓拓跋氏魏初統國三

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滅絕泰乃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次者為九十九姓所將士卒亦改從其姓

魏遣使如梁

魏侍中宇文仁恕聘于梁會齊使者亦至梁主接仁恕不及齊使仁恕歸以告宇文泰梁主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由是有圖江陵之志梁主詧聞之益重其貢獻魏荆州刺史長孫儉（嵩五世孫）屢陳攻取之策泰徵儉入朝問以經畧復命還鎮密為之備馬

韓愈稱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謂作史而自附古之遺直者猶恐不免況收自以任情譽按曲直耶穢其迹貽議萬世不亦宜乎然收猶有人心若能自言之其所收之為而不有自言者視收

伯符（本梁將降于魏）密使告梁主梁主弗之信

齊主殺其尚書左丞盧斐（字子章同之子）李庶（諧之子）

齊中書令魏收（字伯起子建之子）撰魏書頗用愛憎為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既成中書舍人盧潛左丞盧斐李庶皆言其誣罔不直收啟齊主云臣既結怨彊宗將為刺客所殺齊主怒于是斐庶皆坐謗史鞭二百配甲坊潛亦坐繫獄斐庶死獄中然時人終不服謂之穢

又甚矣

史

夏四月魏宇文泰弑其故主欽

五月梁以王琳為廣州刺史

廣州刺史蕭勃自以非梁主所授內不自安啟求入朝梁主徙勃為晉州梁于同安郡置豫州後改曰晉州同安故城在今安慶府桐城縣刺史以琳部衆彊盛又得衆心故使代勃以遠之琳私謂主書廣漢李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膺

然共言而弗敢啟

六月齊冀州刺史段韶伐梁拔宿預

先是梁侵齊陳霸先圍廣陵嚴超達圍涇州梁置今泗州天長縣是侯瑱張彪俱出石梁晉戍後周置縣隋省故城在今天長縣杜僧明將兵助東方白額至是齊冀州刺史段韶討白額留兵圍之而自引兵倍道趣涇州擊破超達迴趣廣陵霸先解圍走僧明瑱彪等皆還韶至宿預使人說白額白額出迎執而斬之

魏師悉銳寇梁如入無人之境

秋九月梁主講老子于龍光殿

冬十月魏遣柱國于謹帥師伐梁十一月入江陵十二月執梁主繹殺之

魏遣柱國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字薩保泰兄子）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伐梁（長孫儉問謹曰為繹計將何如謹曰耀兵漢沔還據丹陽上策也退保子城以待援軍中策也難于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繹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于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領軍胡僧祐黃羅漢曰二國無隙必應不爾乃

守臣告警胡黃貿尚付之漠然且逆止法和赴援之旅不知蕭繹君臣何所恃以無恐而王琛石梵報焉乃以為無恐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耳

復遣侍中王琛使魏去年琛先使魏于謹至樊鄧梁王詧帥衆會之梁主乃停講戒嚴琛至石梵杜佑曰在河州河口上河州今安陸府河陽州是馳報羅漢曰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梁主乃復講百官戎服以聽徵王僧辯為大都督命陳霸先徙鎮揚州僧辯遣侯瑱帥程靈洗字元滌新安海寧人為前軍杜僧明帥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為後軍陸法和聞魏師至將赴江陵梁主使逆止之曰此自能破賊法和還州堊其城門著衰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十一月魏軍濟漢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

臨敵賦詩巡城和詩甚至坐困危城猶以焚書折劍自嗟文武道盡其騃抑可悲矣

路梁主出城行栅插木為之周六十里以將軍胡僧祐僕射王褒分督城東西軍事魏軍至栅下梁主乃徵王琳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于謹令築長圍中外遂絶梁主巡城猶口占為詩羣臣皆有和者梁主又裂帛為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胡僧祐等出戰皆敗朱買臣按劍進曰惟斬宗懔黄羅漢可以謝天下梁主曰曩實吾意宗黄何罪王琳軍至長沙長史裴政請間道先報江陵至百里洲為魏人所獲梁王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不然腰領分矣政詭曰惟命詧鎖之至城下使言曰僧辯已自為帝王琳不復能來政乃言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詧怒命殺之監軍蔡

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乃釋之裴政遂之孫蔡大業大寶之弟魏人百道攻城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朋行賞罰衆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内外大駭魏悉衆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梁主退保金城子城也諸將皆散梁主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命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謝答仁諫曰城中兵衆猶彊乘闇突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渡江就任約梁主素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祇增辱耳答仁求自扶梁主王褒曰答仁

侯景之黨豈可信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梁主以之殺以為不可答仁歐血而死于謹徵太子為質梁主使王褒送之謹予以褒善書給之紙筆褒乃書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梁主遂白馬素衣出門詧使鐵騎擁之入營囚于烏幔之下十二月魏人殺梁主及太子元良等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晷表及諸法物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為奴婢分賞三軍小弱者皆殺之梁主性殘忍魏師圍城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梁主不許悉令棓殺之事未成而城陷性好書晝夜不釋嘗曰我韜于文士愧于武夫及城陷焚書或問何意梁主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

德毅說似可聽外拒之理勢斷不能行盜于謹揚忠皆親宿將策肯與備受恩就轉以襄陽一隅之人又豈能盡殲魏軍使詧

被害後詧以布帊纏尸瘞于津陽門外

魏取襄陽徙梁主詧使稱帝于江陵屯兵守之

魏立詧為皇帝取雍州之地而資以荊州延袤三百里又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實以制詧也初魏師未還詧將尹德毅說詧曰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為之人盡讎也誰與為國今魏之精銳盡萃于此若殿下為設享會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群醜俾無遺類取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僚隨材銓授魏人慴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詧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

果用其言亦不過自速禍敗耳

人待我厚若遽為此人將不食吾餘至是闔城繫虜又失襄陽乃恨不用德毅之言 尹德毅天水人正之子

梁王僧辯陳霸先奉晉安王方智元帝少子承制

梁敬帝方智紹泰元年魏恭帝二年齊天保六年後梁中宗宣帝蕭詧天定元年凡四國

春正月

梁王詧始稱帝

梁王詧即位改元于江陵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于魏則稱臣奉其正朔以蔡大寶為侍中尚書令王操字子高太原晉陽人為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

政事文辭贍速操亦亞之

梁廣州刺史王琳救江陵弗及次于長沙遣兵伐後梁

琳將兵北下至蒸城後漢臨蒸縣故城也隋省入衡陽衡陽今湖南衡州府治聞

江陵已陷為世祖發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帥舟

師攻後梁琳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為進取之計長沙

王韶字德茂懿之子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為盟主

齊遣梁貞陽侯淵明還梁稱帝以兵納之

二月梁王方智立是為敬帝

晉安王方智自尋陽入建康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王僧辯為中書鑑録尚書事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僧辯居石頭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子頠屢諫不聽

夏五月梁王僧辯奉淵明歸建康以梁王方智為太子

先是齊主遣殿中尚書邢子才詣建康與僧辯書令迎淵明書曰嗣主沖藐未堪負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嗣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王御宜迎接僧辯不從已而淵明至東關注見前散騎常侍裴之横字如岳之高弟禦之敗死僧辯大懼乃出屯姑孰遣

使奏啓于淵明定君臣之禮因求以梁王為太子淵明許之自采石濟江齊師還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道逆者以哭對入即位以方智為太子王僧辯為大司馬陳霸先為侍中

六月齊人歸郢州于梁

魏師之圍江陵也齊主遣清河王岳救之至義陽江陵已陷岳因進軍臨江梁郢州刺史陸法和以州降齊主遣儀同三司慕容儼字恃德清都成安人戍之長史王珉不從殺之

儼始入州王僧辯遣侯瑱攻之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攻之不克城中食盡煮草木根葉及靴皮帶角食之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至是淵明立命瑱還豫章齊人以地遠難守割以予梁凡梁民亦還之

秋八月齊以道士為沙門

齊主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者論難于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

僧辯罪自當誅此在霸先覬覦神器已久襲殺之舉非以為誅特欲去害己者而已

九月梁陳霸先殺王僧辯廢淵明冬十月復立方智稱藩于齊

王僧辯之納淵明也陳霸先遣使爭之不從霸先歎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是年四月追諡廟號世祖）能復讐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為乎乃密謀襲建康會有告齊師至者僧辯遣人告霸先使為備霸先部分將士使徐度侯安都等水陸俱進人

皆以為將禦齊師不之怪也至石頭安都先帥衆踰北城而入霸先軍入自南門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與子頠帥左右苦戰敗走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賜討而乃無備如此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霸先殺之既而竟無齊兵淵明遜位就邸十月方智即皇帝位告齊以僧辯陰圖篡逆仍請稱藩于齊封淵明為建安公

梁陳霸先自為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

梁吳興太守杜龕叛梁遣陳蒨（霸先兄道譚子即陳文帝）討之

杜龕素恃王僧辯之勢不禮于陳霸先（龕僧辯之壻）霸先深怨之及僧辯死龕據吳興以拒霸先義興太守亦載（字德基叡之孫）以郡應之僧辯弟僧智為吳郡太守亦據城拒守先是霸先將圖僧辯密遣兄子蒨還長城（晉縣五代吳越改長興今屬湖州府）立柵以備龕及是蒨至長城收兵纔數百人龕遣其將杜泰攻之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不利自表東討至義興拔其水柵以

書諭韋載載降霸先還建康使周文育討杜龕裴忌字無忌閩喜人攻吳郡忌輕行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奔吳興忌入據郡明年蒨克吳興獲龕殺之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蒨等通說龕使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讐隙如此豈復可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蒨等破之既而泰出降龕尚醉未覺遂見殺王氏截髮出家僧智及弟僧惜奔齊

梁譙今滁州秦今六合縣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襲建康不克入于石頭以叛齊遣兵援之敗還嗣徽約奔齊

徐嗣徽從弟嗣先王僧辯之甥也僧辯死亡就嗣徽

嗣徽以州入于齊會陳霸先東討義興嗣徽密結任約將兵乘虛襲建康據石頭游騎至闕下時侯安都杜稜（字雄盛錢塘人）居守安都閉門示弱下令城中登陴窺賊者斬及夕嗣徽等還安都夜為戰備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出戰大破之嗣徽等奔還石頭霸先卷甲還自義興引韋載與共謀議十一月齊遣兵渡江據姑孰以應嗣徽又遣兵渡糧馬入石頭城霸先用韋載計（霸先問計于載載曰齊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畧地求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于淮南築城以

通東適轉餉分兵絶彼糧路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　淮南秦淮之地也秦淮源出溧水縣西北流貫江寧府城又西北入大江秦時所鑿故名使侯安都夜燒齊船千餘艘周鐵虎斷齊運輸仍遣載于大航築壘使杜稜守之齊人亦立柵與相拒使都督蕭軌北齊書蕭軌事行史闕其傳將兵屯江北十二月霸先帥諸軍攻嗣徽柵齊將柳達摩等渡淮置陳霸先疾戰燒柵齊兵大敗溺死者以千數嗣徽與任約引齊兵頓浦口此秦淮之口非江北浦口也霸先遣侯安都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霸先

攻石頭城中無水達摩請和且求質子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乃與齊和以霸先從子曇朗及永嘉王莊方等之子等為質而與齊盟嗣徽約皆奔齊齊失亡馬仗船米不可勝計齊王乃誅柳達摩

齊主殺其清河王岳

初齊平秦王高歸彥字仁英高祖族弟幼孤高祖令清河王岳養之情禮甚薄歸彥心銜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色起第城南歸彥譖之言其僭擬

齊主惡之齊主納倡婦薛氏有寵既而知其嘗與岳通益怒使歸彥鴆岳殺之久之齊主無故斬薛氏藏首于懷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出其首投于柈上一座大驚徐命收取對之流涕截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

魏降其宗室王者為公

突厥滅柔然可汗鄧叔子奔魏突厥取而殺之

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滅之柔然主鄧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時木杆西破嚈噠注見前東走契丹北幷契骨胡三省注即唐之結骨唐書黠戛斯古堅昆國或曰結骨威服塞外其地東自遼

海西至西海即青海長萬里南自漠北五六千里皆屬馬木杆恃其疆請盡誅鄧叔子等于魏宇文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于青門外長安東南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因曰青門即漢召平種瓜處

丙子梁大平元年魏恭帝三年齊天保七年梁為北朝附庸歲首不書年號唯嗣位改元乃書今依之綱目以後

春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大冢宰初宇文泰以漢魏官繁令蘇綽及尚書令盧辯字景先同依周禮定六官至是行之以泰為太師大冢宰李

彌為太傅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為太司馬于謹為大司寇侯莫陳崇為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禮

梁遣兵擊侯瑱于湓城

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擁兵據豫章及江州不附陳霸先霸先使周文育將兵擊湓城又遣侯安都周鐵虎立柵于梁山以備之已而瑱為王琳將侯平所敗霸先使記室蔡景歷說瑱令降瑱乃詣闕歸罪霸先以為司空　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

三月齊儀同三司蕭軌侵梁次于蕪湖

齊遣蕭軌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侵梁出栅口（栅江之口注見前）向梁山（即天門山注亦見前）陳霸先帳内盪主（主勇士以突盪敵人者）黃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

夏五月梁建安公淵明卒六月陳霸先及齊師戰敗之殺蕭軌及徐嗣徽

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退師陳霸先具舟送之會其病卒齊兵遂至秣陵陳霸先令周文育與徐度杜

稜禦之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自方山注見前進及兒塘在上元縣東南建康震駭霸先拒嗣徽等于白城即白下城注見前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安都帥十二騎突嗣徽陳破之六月齊兵至幕府山在江寧府西北輿地紀勝晉元帝渡江王導建幕府其上因名霸先遣别將擊其糧運盡獲之齊兵殺馬驢以食轉至元武湖注見前西北連日大雨平地水大餘晝夜坐立泥中懸鬲以爨

而臺中及潮溝在上元縣西吳時鑿引潮以抵秦淮故名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然四方糧運不至士卒皆饑疲會陳蒨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裹以荷葉未明蓐食出幕府山與吳明徹等首尾齊舉縱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死者不可勝計擒徐嗣徽斬以狥追奔至于臨沂晉僑置屬南琅邪郡故城在今句容縣北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等斬之齊軍士縛荻筏以濟溺死甚衆唯任約王僧愔得免梁軍士以賞俘貿酒一人裁得一醉

齊人開蕭軌等被殺亦殺陳曇朗

梁王琳遣使奉表于魏于齊

侯平頻破後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振不受指麾琳遣

將討之平收其衆奔江州侯瑱與結為兄弟琳軍勢

益衰遣使奉表于齊江陵之陷琳妻子没于魏琳又

獻款于魏以求之亦稱臣于梁

齊大治宮室

齊發丁匠三十餘萬修廣三臺宮殿齊主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内外

洋之狂悖所不必言至楊愔不能匡正而轉以死囚供御為周旋之計史臣亦從而美之未審于上政清于下是誠何言

肅然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陣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佚肆行狂暴袒露形體街坐巷宿高氏婦女不問親疎往往亂之或以賜左右不從者手刃之作大鑊長鋸剉碓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楊愔乃簡死囚置仗內謂之供御囚齊主欲殺人輒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齊主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于後世齊主曰我且不殺爾焉得名一日泣謂羣臣曰黑獺不受我命奈何都督劉桃枝曰臣得三千騎請擒之以來齊主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桃枝妄言應誅陛下奈何濫賞齊主即回絹賜之典御丞李集面諫比之桀紂齊王令縛置流中久之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彌不及矣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主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逄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入見似有

所諫竟斷之由此內外怗怗各懷怨毒而能委政楊愔總攝機衡百度修敕是以主昏于上政清于下

秋七月梁陳霸先自為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

九月梁陳霸先自為丞相錄尚書事

魏及突厥襲吐谷渾敗之

突厥木杆可汗假道于涼州以襲吐谷渾魏宇文泰使涼州刺史史寧寧永和建康袁氏人帥騎隨之吐谷渾奔南山木杆將追之寧曰樹敦吐谷渾所敗故城在今西寧府邊外曼頭山北賀真與樹敦相近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衆自

敗木杆從之與寧分道破二城復與會于青海注見前歎寧勇決贈遺甚厚明年吐谷渾寇涼鄯河三州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翼曰攻取非夷俗所長此寇來不過抄掠耳掠而無所獲勢將自走數日間至果如其言

冬十月魏太師大冢宰安定公宇文泰卒馬決與馬歡同詞說見前

世子覺嗣泰第三子後代魏為周愍帝

泰北巡度河還至牽屯山即雞頭山注見前而病馳召中山公護至涇州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強天下之事屬之于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泰能駕馭英豪得其力用性好節素

太祖開國政紀未依古制改革大率其法正可用之後世于謹以為大臣不聞一語匡維提至所期能為護定策決謀不踰作而宇文氏遂得行其篡逆養因此而釀禍胎責之罪無異責

不尚虛飾州道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倣三代而為之及卒謚曰文公世子覺嗣位時年十五為太師柱國大冢宰安定公出鎮同州護名位素卑及是輔政羣公莫服護問計于大司寇于謹謹曰今日之事謹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矣明日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且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謹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拜羣公亦拜于是衆議始定同州西魏置今為府屬陝西胡三省曰宇文泰輔政常居此以其地扼關河齊人侵軼所必由也

齊併省州縣

齊主詔以魏末豪傑糾合鄉部因緣請託各立州郡

公私煩費丁口減于疇日守令倍于昔時于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三十六戍

十二月魏宇文覺自為周公

齊築長城

先是齊自黄櫨嶺在今汾州府永寧州西北起長城北至社平戍在今朔平府左雲縣廢武州境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事在天保三年已而發民一百八十萬自幽州夏口胡三省注夏當作下即居庸下口也居庸前注見西州恒州前注見築長城九百餘里在天保六年至是

復自西河總秦戍在今大同府西北與陝西延安府界築長城東至于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明年又于長城內築重城四百餘里

丁丑梁太平二年魏恭帝四年齊天保八年陳高祖武帝陳霸先永定元年周孝愍帝宇文覺元年九月以後世宗明帝毓元年是歲梁魏皆亡陳周代并齊三大國後梁一小國凡四國

春正月周宇文覺稱天王是為愍帝廢魏主為宋公宇文護自為大司馬魏自太祖道武帝建元至孝武帝入關凡十三主一百五十年而分為東西魏西魏自孝武後至恭帝亡又三主合二十二年東魏孝靜帝一主在位十七年先亡

魏宇文護以周公覺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以魏主詔奉册璽禪位于周遷魏主出居大司馬府覺即天王位追尊文公為文王妣為文后封魏帝為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黑以李弼為太師趙貴為太傅大冢宰獨孤信為太保大宗伯中山公護為大司馬

周主宇文自稱天王綱目以春秋為天王乃天子之稱不得以此予之僅書王則又非實故仍書周主汪克寛以主當作天非是祀圜丘定郊廟之制

周主祀圜丘自謂先世出于神農宇文氏自謂炎帝為黃帝所滅子孫遯居朔野其後有葛烏兔者鮮卑奉以為主至普回遂以宇文為氏以神農配二丘始

祖獻侯莫那普回子自陰山始徙遼西配南北郊文王配明堂廟號太祖仍用鄭康成義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為五廟禮記王制天子七廟鄭康成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其有德者別為祧廟不毀

二月梁蕭勃起兵廣州次于南康今贛州府注見前陳霸先遣將軍周文育擊之獲其將歐陽頠傅泰勃為其下所殺

勃起兵于廣州遣歐陽頠及其將傅泰蕭孜勃從子為將軍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余氏由余之後以名為氏以兵會之孝頃

州據新吳因就置南江州以爲刺史新吳漢縣南唐改奉新今屬南昌府陳霸先遣周文育帥諸軍進討頠出南康屯苦竹灘亦曰苦竹州在南昌府豐城縣西南泰據䠱口城在東昌府南昌縣西南孝頃在豫章據石頭此非建康之石頭乃豫章之渚口在南昌府新建縣西北水經注贛水兩岸有磐石謂之石頭津步處也文育于豫章立柵分遣老弱乘故船沿流俱下燒豫章柵僞若遁去者孝頃望之大喜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據頠及攻泰孝頃之間築城饗士頠等大駭文育遣周鐵虎等襲頠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頠乘船

宇文護謀篡已成難以輕制貴等亦不過欲廢之情然使其事果成則前大憝以杜奸萌眉詎

而宴巡蹠城下使其徒丁法洪攻泰擒之孜孝頃退走勃軍聞之恟懼遂殺勃文育送顧泰于建康霸先與顧有舊釋之以為衡州刺史使討嶺南遂克廣州孜孝頃猶據石頭霸先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孜出降孝頃逃歸已而從王琳屯臨川故城明年兵敗擒送建康　臨川吳郡齊廢故曰故城隋于此置撫州今為府屬江西

周宇文護殺冢宰趙貴大宗伯獨孤信

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與太祖等夷及晉公護專政皆怏怏不服貴謀殺護信止之護聞之遂殺貴免信官自為大冢宰未幾復殺信

非萬一之幸乃倚于獨孤信之用此在信非有於識遠略者為苟不保命計耳子亦何以為何者哉

周宇文護弒宋公

夏六月梁陳霸先遣兵擊王琳于郢城

先是陳霸先徵王琳為司空琳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霸先霸先遣侯安都周文育將舟師會武昌以擊之

齊大蝗

河南北大蝗齊主以問魏郡丞崔叔瓚（季舒之兄）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為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

以此乎齊主大怒使左右敺之擢其髮以溷沃之曳足以出

秋八月周人歸故梁主繹之喪于王琳

琳請之也後四年琳敗奔齊陳人始葬之

九月梁陳霸先自為相國封陳公加九錫

周宇文護弒其君覺及其柱國李遠而立寧都公毓小名統萬突太祖長子是為明帝

周主覺性剛果見宇文護執政深惡之司會周官大冢宰屬

後周為中大夫李植遠之子軍司馬周官大司馬屬後周為中大夫孫恒以先朝佐命入左右亦疾護之專乃與宮伯周官掌王宮後周亦為中大夫乙弗代北複姓鳳賀拔提潛謀請周主誅護周主然之植等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恒于外鳳等益懼更請周主召羣公入讌因執護誅之光洛又以告護時領軍尉遲剛字娑羅迴之弟總統禁兵護召之共謀廢立因遣入宮執鳳等罷散宿衛兵周主方悟獨在內殿令宮人執兵自守護遣柱國賀蘭

祥其先為賀蘭莫何弗因以為氏祥字盛樂武川人逼周主遜位幽于舊第召公卿議廢周主為畧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鳳恒等皆被殺時李植父柱國遠鎮弘農護召遠及植還朝既至植自陳初無此謀護令畧陽公與相質植辭窮乃曰本為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于是護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尋弒畧陽公黜其后元氏為尼寧都公至自岐州即天王位後護誅追謚畧陽公為孝愍皇帝

冬十月梁陳霸先自進爵為王遂稱皇帝是為武帝廢梁主為江陰王梁自武帝代齊至敬帝亡凡四主合五十五年

梁主禪位于陳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沛國相人引將軍沈恪字子恭武康人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更以王僧志代之王遂即位于南郊奉梁主為江陰王

陳以蔡景歷為中書通事舍人

是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
總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

陳主祠蔣帝廟注見前

梁王琳及陳人戰敗之獲其將周文育侯安都遂克江
州

侯安都至武昌王琳將樊猛棄城走周文育自豫章
會之安都聞陳主受禪歎曰今茲必敗戰無名矣時
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郢州

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安都乃悉衆詣沌口在漢陽府漢陽縣西南水經注沌水逕沌陽縣南注于江謂之沌口沌杜兗反合戰大敗安都文育及裨將周鐵虎程靈洗皆被擒鐵虎辭氣不屈琳殺之囚安都等總以長鎖繫之移湘州軍府就郢城遣樊猛襲據江州

陳以蕭乾字思惕齊豫章王嶷之孫為建安吳郡今福建建寧府是太守

時熊曇朗在南昌曇朗南昌人世為郡著姓侯景之亂聚衆據豐城為柵梁元帝以為巴山太守江陵陷曇朗兵力浸強紹泰末領豫章太守豐城晉縣今屬南昌府巴山梁郡隋廢故城在

今撫州府崇仁縣周迪在臨川迪臨川南城人侯景之亂迪宗人續起兵臨川為其部將所殺迪勇冠軍中遂推為主紹泰末授臨川內史留異在東陽侯景之陷會稽以異為東陽太守及景平王僧辯使異慰勞東陽異糾合鄉閭保據巖阻其徒日盛江陵陷僧辯以異仍守東陽紹泰末封永興縣侯陳寶應在晉安寶應晉安侯官人父羽為郡雄豪侯景之亂梁晉安太守蕭雲以郡讓羽羽令寶應典兵士衆彊盛侯景平元帝以羽為晉安太守紹泰元年羽求傳郡于寶應許之晉安晉郡今福建福州府是往往立砦以自保陳主患之使侍郎蕭乾諭以禍福豪帥皆降即以乾為建安太守已而曇朗據新淦以應王琳迪攻之曇朗敗走為村民所殺迪後進號南安將軍陳徵之令出鎮湓城不

至陰興留異相結寶應亦潛與異合于是陳遣兵討迪異迪衆潰異戰敗俱奔晉安陳遂進軍討寶應破之擒寶應并異送建康伏誅迪竄山谷間久之潛出臨川太守駱牙誘而斬之傳首京師初會稽虞寄流寓閩中依寶應常從容諭以順逆寶應輒引他語亂之及迪異奔晉安寄復以書切諫寶應不從後寶應敗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言不至今日　新淦漢縣故城在今江西臨江府清江縣今新淦縣　隋開皇中徙置駱牙字旗門臨安人虞寄字次安會稽餘姚人

周以令狐整字延保敦煌人為豐州梁置興州後周為豐州隋改為均州今州屬襄陽府刺史

初梁興州刺史席固字子堅安定人居襄陽以州降魏魏以為

豐州刺史久之固不遵北方制度周人密欲代之乃以司憲中大夫（後周置武候官以左右刑罰）令狐整權鎮豐州整傾身撫接人情遂洽于是除整刺史從固湖州（西魏置故城在今南陽府唐縣）整遷州于武當（漢縣明省故城在今均州）旬日之間府城周備遷者如歸固曲部多願留為整左右整諭以朝制弗許莫不流涕而去

十二月齊主幽其弟永安王浚（字定樂高祖第三子）上黨王渙（字敬壽高祖第七子）于地牢

初齊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齊主因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于漆齊主以上黨王渙于兄弟第七執之渙殺使者而逃爲人所獲送鄴齊主又與永安王浚有舊怨齊主少雖懦與浚皆見世宗有時洟出浚責左右曰何不爲二兄拭鼻因深銜之及即位浚爲青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浚以齊主嗜酒敗德欲乘驛至鄴面諫或密以白齊主齊主益銜之已浚入朝從幸東山齊主裸裎爲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又于屏處召楊愔譏其不諫時齊

主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悄懼奏之齊主大怒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齊主遣馳驛收之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置于地牢飲食溲穢共在一所後齊主如北城因視浚渙于地牢臨穴謳歌令浚渙和之浚渙悲怖聲顫齊主愴然泣下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齊主默然使左右刺之浚渙號哭呼天乃燒殺之遠近痛憤　長廣王湛高祖第九子後為武成帝

戊寅陳永定二年周明帝二年齊天保九年　春正月梁王琳代陳次于白水

乞師于齊

王琳引兵十萬下至湓城屯于白水浦今曰白水港在九江府德化縣西以魯悉達為將軍陳主亦以悉達為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而無所就琳不敢下乃遣使求援于齊且請納永嘉王莊前質于齊以主梁祀琳在白水周文育侯安都所守者逃歸陳主遣尚書謝哲往諭琳琳請還湘州陳軍亦還已而魯悉達部將引齊兵入北江州悉達遂奔陳謝哲字顒豫朏之子北江州注見前

周宇文護自為太師

二月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字道融子如之子叛入于周消難以齊主昏虐滋甚陰為自全之計曲意撫循所部上黨王渙之亡也鄴中大擾疑其赴成臯御史中丞畢義雲遣御史詣北豫州先禁消難典籤家客等消難懼密請降于周周遣柱國達奚武大將軍楊忠帥騎士迎之武等從間道馳入齊境三遣使消難皆不報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城四面峭絕但聞擊柝聲武親至麾數百騎西去忠勒餘騎不動俟門開而入馳遣召武武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為殿至洛南皆解鞍而卧齊衆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今

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已而果然乃徐引還武歎曰奚違武自謂天下健兒今日服矣

齊納梁永嘉王莊于梁軍以王琳為梁丞相琳遂以莊稱帝改元天啟

夏四月陳主霸先弒江陰王諡曰梁敬帝

五月陳主捨身于大莊嚴寺

冬齊以常山王演高祖第六子即孝昭帝錄尚書事

初常山王演以齊主沈湎憂憤形于顏色齊主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演雖啼泣拜伏覺無

所言齊主亦大悲抵盃于地曰自今敢進酒者斬未

幾沈湎益甚演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友也諸王宮僚有師有友王晞字叔朗北海劇人以為不可演不從因間極言齊主

大怒召演于前以刀鐶擬脅求演之過不得乃釋之

及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晞言于演

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不可宜一切約絕

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吾豈可

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為撰諫章吾當伺便極

諫睎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曰今朝廷所恃唯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之命一旦禍至柰家業何演欷歔不自勝即焚之後復來間苦諫齊主使力士亂捶之會醉得解齊主褻黷之遊遍于宗戚唯至常山之第則不適而去太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甚有美名齊主以其不似已欲廢之使手刃囚太子惻然不斷其首齊主大怒親以馬鞭撞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齊主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此言非所以為戲愔白收言齊主乃止齊主既殘忍有司莫不嚴酷或燒犁耳使因立其上或燒車釭使以臂貫之惟郎中蘇瓊所至皆以寬平為治有人告反者事或付

瓊多得中𤅢𧺫

瓊字玲之武强人

齊減百官祿

齊主北築長城南助蕭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築臺殿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祿撤軍人常廪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以節費用焉

十二月陳高涼太守馮寶卒

時海隅擾亂寶妻冼氏懷集部落數州晏然其子僕

生九年是歲遣帥諸酋長入朝詔以為陽春守梁置陽春郡隋改為縣今屬廣東肇慶府

己巳陳永定三年周武成元年齊天保十年

春正月周主始親政

宇文護上表歸政周主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是月周改都督為總管

夏四月齊主殺其膠州刺史杜弼閏月復殺其僕射高德政

齊主之為魏相也弼為長史齊主將受禪弼諫止之

僕射高德政用事弼又不為之下德政數短之齊主因飲酒遣使斬弼既而悔之驛追不及德政以齊主酣飲數彊諫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陵逼人德政懼稱疾楊愔素忌德政因謂齊主曰若用德政為冀州病當自差從之德政即起齊主大怒殺之先是崔暹卒齊主親往哭謂其妻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齊主曰然則往省之乃手斬其妻擲首墻外

五月丙辰朔日食

六月霖雨

周以霖雨詔羣臣極諫左光祿大夫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上言時宜其尤切于政要者凡四事（其一以為比來守令代歸期促責其成效專務威猛今關東之民淪陷塗炭若不布政優優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以為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競為侈靡終使禍亂交興比來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其三以為選曹補擬宜與衆共衆心明白然後呈奏其四以為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猶碁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邊陲輕為興動）

周主賜處士韋敻（字敬遠孝寬兄）號逍遥公徵魏將軍寇儁（字祖

（儁上谷昌平人）入見

覔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重之不奪其志周主禮敬尤厚號曰逍遥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覔仰視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寇儁少有學行家人嘗賣物多得絹五匹儁知之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周主欲見

之僞不得已入見周主引與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輿送之

陳主霸先殂兄子臨川王蒨立是為文帝

先是陳主詔臨川王蒨築城于南皖即皖口鎮皖水入江之口也在今安慶府懷寧縣西及是陳主以疾殂陳主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為政務崇簡易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蚌盤殺核充事而已後宮無金翠之飾不設女樂

時子昌字敬業始興王道譚次子即宣帝皆江陵之陷没于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彊敵宿將在外朝無重臣唯中

領軍杜稜典宿衛兵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急召臨川王蒨于南皖侯安都軍還適至遂與王俱還至建康羣臣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后以昌故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于天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即按劍上殿曰皇后出璽是日蒨即位

諡陳主曰武皇帝廟號高祖葬萬安陵

以侯瑱為太尉安都為司空

秋八月周主始稱皇帝

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字宣猷挺之孫建議以為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從之

冬十月齊主洋殂太子殷立是為廢帝

齊主嗜酒成疾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名尚書令楊愔領軍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侍郎鄭頤字子默彭城人受

遺詔輔政十月殂于晉陽諡文宣皇帝廟號高祖後改顯祖葬武寧陵羣臣無下泣者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即位詔諸雜作一切停罷

庚辰陳世祖文帝蒨天嘉元年周武成二年齊主殷乾明元年肅宗孝昭帝演皇建元年春二月梁丞相琳代陳敗績與梁主莊皆奔齊

王琳聞陳高祖殂乃以孫瑒字德璉吳人為郢州刺史總留任奉梁主莊出屯濡須口齊行臺慕容儼帥衆臨江為之聲援琳攻大雷陳遣侯瑱侯安都及徐度將

兵禦之吳明徹夜襲湓城琳遣兵擊敗之因引兵東下二月琳至柵口侯瑱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周人聞琳東下遣荆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琳恐衆潰乃帥舟師去蕪湖十里而泊齊軍屯于西岸軍勢甚盛時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趣建康瑱等徐躡其後風反為瑱用琳擲火炬皆反燒其船瑱發拍(拍竿也以拍敵船)擊艦以牛皮冒蒙衝小船觸之琳軍大敗齊軍自相蹂踐陳軍乘之斬獲萬計

琳走奔齊梁主莊左右皆散獨侍中袁泌（字文洋昂之子）以輕舟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奔陳御史中丞劉仲威（之遴之子）奉莊奔齊樊猛及其兄毅（字智烈）帥部曲降陳（孫瑒固守郢州周人圍之不能克及琳敗周人聞陳師將至乃解圍去瑒集將佐謂曰吾與王公同獎梁室勤已至矣時事如此豈非天乎遂以州降陳）

齊太傅常山王演殺尚書令楊愔等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

之而不果齊主殷立演乃居東館事皆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于嗣主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自是詔敕多不關預齊主將發晉陽時議謂演必留守本根楊愔疑之使與長廣王湛俱從還鄴外朝駭愕先是領軍將軍可朱渾天和元之子每曰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及是燕子獻謀處婁太后于北宫使歸政李太后楊愔又以爵賞多濫悉加澄汰由是失職之徒歸心二王平秦王歸彦

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變歸彥總知禁衛愔留從駕兵五千于西中不聞白歸彥歸彥由是怨愔盡以其謀告二王侍中宋欽道廣平人弁之孫向侍東宮面奏齊主曰二王權重宜速去之齊主不許愔等乃奏李太后出二王為刺史宮人李昌儀即高仲密之妻也李太后以啟示之昌儀密啟婁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湛鎮晉陽演錄尚書事二王拜職于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赴之鄭頤止之愔不聽湛伏家僮數十人于後室及宴與賀

拔仁斛律金等于坐執愔及天和欽道子獻歐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使人執頤頤曰不用智者言至此命也二王與歸彥等擁愔等突入雲龍門至昭陽殿婁太后出坐殿上李太后及齊主側立演叩頭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已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等已共執之未敢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時衛士二十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絶倫素

為顯祖所厚叩刀仰視齊主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婁太后令却仗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退

永樂內刀而泣婁太后乃讓齊主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為縱之齊主不能言婁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李太后拜謝齊主乃曰天子亦不敢為叔惜況此漢輩但匄兒命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愔總機務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演遂如晉陽齊主詔軍國之政皆申晉陽稟大丞相規筭

陳衡陽王昌自周歸于陳陳主殺之

初陳高祖以其子昌姪頊在長安屢請于周周不遣至是乃遣昌還昌致書陳主辭甚不遜陳主召侯安都謂曰太子將至須別就一藩歸老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請自迎之于是陳主遂以昌爲衡陽王昌濟江安都于中流殞之以溺告安都因進爵清遠公

陳遣使如周

初高祖遣毛喜(字伯武陽武人)從安成王頊詣江陵梁元帝以喜為侍郎沒于長安至是與昌俱還因進和親之策陳主乃使周弘正通好于周

夏四月周宇文護進毒弒其君毓毓弟魯公邕(太祖第四子)立(是為武帝)

周主明敏有識量宇文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後周置屬冢宰胡三省曰唐光禄寺之職也)李安寘毒于糖䭔(丸餅也䭔都回反)而進之周主覺之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

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内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遂殂諡明皇帝廟號世宗葬昭陵邕即位邕初為世宗所親愛大事多與之參議性深沉有遠識非因顧問未嘗輙言

秋八月齊常山王演廢其主殷為濟南王而自立是為孝昭帝

演以王晞為司馬嘗密謂曰比諸勲貴敦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有變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晞曰比者殿

下倉猝所行非復人臣之事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雖欲謙退恐墜先帝之基演曰卿勿多言晞又密以問趙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悸弟既發端吾亦當昧死一披肝胆因勸演演遂言于婁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邪未幾演復啟太后以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后從之八月下令廢齊主殿為濟南王出居別宫以常山王

演入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他也演遂即位

于晉陽詔封功臣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死士追

贈名德齊主演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嘗問舍人裴澤得失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而頗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齊主笑曰朕初臨萬幾慮不周悉故致如此但恐後又嫌踈漏耳羣臣進言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容色貶悴衣不解帶食飲樂物皆手親之齊主欲以王晞為侍郎苦辭不受或勸之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陳太尉侯瑱攻湘州周遣軍司馬賀若敦代人救之

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于周周使梁人守之至是陳太尉侯瑱等將兵逼湘州周遣軍司馬賀若敦將步騎救之又遣獨孤盛將水軍與敦俱進會秋水汎溢糧援斷絕敦恐瑱知之乃于營內多為土聚覆之以米召旁村人陽有訪問隨即遣之瑱以為實瑱又增修營壘為久留之計先是土人多乘輕船載米肉以餉瑱軍敦乃偽裝餉船伏甲士于中瑱軍望見逆来爭取甲士出而擒之又敦軍數有乘馬投瑱者敦乃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再三馬畏不上然後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詐降瑱軍瑱遣兵迎接馬畏船

不上伏發盡殺之後實有餽餉及亡降者瑱皆拒擊之已而瑱襲破獨孤盛于楊葉洲胡三省注在湘江口盛收兵登岸築城自保是冬巴陵降陳獨孤盛將餘衆潜遁侯瑱與賀若敦相持日久明年正月敦拔軍北歸于是巴湘遂入于陳

冬十一月齊以盧叔虎柔從叔為太子庶子

齊主問時務于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彊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未能併吞者此失于不用彊富也宜立重鎮于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蠶食其地若彼出兵則費損必多

我軍十年別一代一年一更戍也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齊主深善之

十二月陳制春夏不斷死刑

齊置屯田

初齊境糴貴左丞蘇珍芝建議修石鼈城名在揚州府寶應縣鄧艾所築等屯自是淮南軍防足食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督亢陂注見前置屯田歲收稻粟四十萬石北境周

贍又于河内置懷義等屯湖三省注齊分河内汲郡為懷州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辛卯陳天嘉二年周高祖武帝邕保定元年齊世祖武成帝湛太寧元年春正月周宇文護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又詔五府總于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齊以王琳為揚州刺史

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更圖進取陳合州刺史裴景徽請為鄉導齊主使琳與盧潛將兵赴之琳沈吟

築城備警非迅不足以集事孝寬促成于旬日之間使敵人猝不及覺其膽識勝姚岳遠甚然

不決景徽恐事泄挺身奔齊齊主以琳為驃騎開府揚州刺史鎮壽陽已而琳與湝有隙齊徵琳還鄴以湝為揚州刺史

二月周以韋孝寬為勲州刺史

周人以韋孝寬嘗立勲于玉壁乃置勲州于玉壁以孝寬為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故齊之動靜皆先知之齊境生胡數為抄掠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于險要以制之遣開府姚岳監之岳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此城距晉州四百餘里築之十日可畢吾一日創手三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二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辦矣乃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

亦幸而賊兵畏沮不前工役得如期而訖者謂孝寬之按日遂計皆能億中不與則未免粉飾之過也

夜孝寬使諸村縱火齊人以為軍至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

三月周制十二丁兵

周改八丁兵境內丁兵分為八番以八節代役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分為十二番每月一代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秋七月周更鑄錢

文曰布泉一當五與五銖並行

九月齊主演弒濟南王

濟南王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歸彥恐王復立勸齊主除之齊主乃使歸彥詣鄴徵濟南王至晉陽殺之

初齊主之誅楊燕也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及齊主徵濟南王湛方守鄴問計于散騎常侍高元海元海曰有三策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見太后主上請去兵權不干朝政此上策也不然表請青齊刺史沈靖自居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奪之令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敕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未能用高元海高祖從孫

冬十月甲戌朔日食

演不能容殷湛倘能容百年乎作法不戒丁寧悔何及耶

十一月齊主演殂弟長廣王湛立是為武成帝廢太子百年為樂陵王

齊主演出畋馬驚墜地絶肋婁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齊主乃徵湛立之又與書曰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遂殂諡孝昭皇帝葬文靖陵遺命至鄴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視使者復命乃喜馳赴晉陽即位立百年為樂陵王

周遣使如陳

周人許歸陳安成王頊使司會上士杜杲字子暉杜陵人如陳陳主遣使報之并貽以黔中地及魯山郡注俱見前

十二月陳立鹽賦榷酤法

庶子虞荔字山披會稽山陰人中丞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以國用不足奏立之

壬午陳天嘉三年齊河清元年周保定二年後梁世宗天保元年春閏二月齊以高歸彥為冀州刺史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為黃門侍郎

平秦王歸彦為肅宗所厚恃勢驕盈至是侍中高元海等言其必為禍亂齊主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以為冀州刺史齊主之為長廣王也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及即位累遷黄門侍郎高元海及中丞畢義雲黄門郎高乾和皆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納朋黨欲擅威福乾和由是被踈義雲納賂得為兖州刺史歸彦至冀州内不自安欲待齊主如晉陽乘虚入鄴事覺齊主遣段韶等討之歸彦閉城拒守已而城破擒送鄴並其子孫皆棄市

陳改鑄五銖錢

梁末喪亂鐵錢不行民間私用鵝眼至是改鑄五銖錢一當鵝眼之十

後梁主詧殂太子巋立是為文帝

後梁主安于儉素不好酒色以封疆褊隘邑居殘毁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謚曰宣帝廟號中宗

三月陳安成王頊自周歸于陳

周遣杜杲送頊南歸陳以為中書監陳主謂杲曰家

弟今蒙禮遣寶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土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陳主甚慚曰前言戲之耳待杲有加頊妃柳氏及子叔寶即後主猶在穰城陳主復遣毛喜如周請之周人皆歸之

夏四月齊太后婁氏殂

齊主不改服服緋袍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
和士開請止樂齊主怒撻之
齊青州言河水清
齊主遣使祭之改元
周始命貴臣食邑
先是周之羣臣受封爵者皆未給租賦至是詔聽寄
食他縣
癸陳天嘉四年周保定
未三年齊河清二年
春正月齊以高元海為兗州刺

史

齊主終日酣飲朝事專委高元海又以元海庸俗輕之兗州刺史畢義雲作書與元海論時事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齊主由是踈元海以孝貞兼中書舍人徵義雲還朝和士開復譖元海齊主以馬鞭箠元海責曰汝昔教我反以弟反兄不義也以鄴城抗并州無智也出之兗州

二月周頒大律

周主命司憲大夫拓跋迪（周令諸元從本姓事具前）造大律二十五篇行之其制罪一曰杖刑自十五至五十二曰鞭刑自六十至百三曰徒刑自一年至五年四曰流刑自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五曰死刑（五刑之屬各有五）罄（懸而縊之）絞（縊而殺之）斬梟（懸首示衆也）裂（車裂）凡二十五等

三月乙丑朔日食

齊城軹關（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述征記太行八陘第一曰軹關陘）

齊詔司空斛律光督步騎二萬築勳掌城以通勳掌谷故名於軹關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二戍

夏四月周主養老于太學

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仍賜以延年杖遂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謹答拜有司設席于中楹大師護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豆盧寧豆盧代北複姓寧字永安徒河人正舄周主立于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周主跪設醬豆袒割謹食畢周主跪

受爵以酳有司徹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于席後以對言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六月陳殺其司空侯安都

初安都鎮京口恃功驕橫陳主銜之安都弗之覺嘗陪樂遊園禊飲謂陳主曰何如作臨川王時陳主曰

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啟借供帳水飾明日載妻妾入宴安都坐御座賓客居羣臣位陳主惡之舍人蔡景歷希旨稱安都謀反陳主慮其不受召故以為江州刺史安都過建康陳主與宴又集其將帥會于朝堂于坐收之下詔暴其罪惡明日賜死初高祖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皆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于下而驕于上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僧明病死江州文育為熊曇朗所殺安都至是被誅

齊主殺其河南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

齊侍中和士開有寵姦諂百端賞賜不可勝計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無復君臣之禮士開嘗謂齊主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十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齊主大悅于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兵白建掌騎兵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馮子琮信都人胡長粲國珍從曾孫齊主使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趙郡王叡高祖弟琛之子及士

開共譖孝瑜奢僭山東唯聞有河南王不聞有陛下齊主酖殺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大哭而出

秋九月周及突厥侵齊

初周人欲與突厥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為后遣楊荐（字承畧秦郡寧夷人）及王慶（字興慶太原祁人）往結之齊人懼亦遣使求昏于突厥木杆貪齊幣重欲執荐等送齊荐知之責木杆背恩（周太祖以蠕蠕降衆付突厥事具前）木杆憮然良久乃許

齊湛昏庸更非洋比一時整軍

為周出師然後送女于是周遣楊忠將步騎出北道與突厥伐齊又遣達奚武出南道期會于晉楊忠抜齊二十餘城突厥以十萬騎會之三道俱入時大雪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晉陽斛律光將步騎三萬屯平陽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欲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齊主命六軍進止皆取叡節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總之

甲申陳天嘉五年周保定四年齊河清三年 春正月齊主及周師戰于晉陽

拒敵用段韶以待勝是猶饒公敗戎大夆之蟄適高其疾爾

周師敗績

齊主登北城軍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耶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逆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有限今又積雪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兵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引兵出塞比至長城馬死且盡達奚武至平陽聞忠

退亦還

二月庚寅朔日食

三月齊頒律令制田賦

初齊顯祖命刋定齊律久而不成決獄者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及齊主即位思革其弊乃督修者至是而成其刑名有五一曰死轘即車裂梟斬絞二曰流投邊裔為兵三曰刑自五歲至一歲四曰鞭自百至四十五曰杖自三十至十凡十五等其流內官

及老小閹癡并過失應贖者皆以絹代金是後為吏者始守法令又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一夫受露田八十畝注見前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牛受六十畝牧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四年大率一夫一婦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準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周初令百官執笏禮記玉藻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唐會要笏制

上圓下方五品以上並用象九品以上任用竹木

夏六月白虹貫日齊主殺其兄之子樂陵王百年

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横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

百年厭之百年嘗作數敕字教書者封奏之齊主怒

使名百年百年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而

入齊主遣左右亂捶之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

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

可開其父光自擘之乃開

秋八月丁亥朔日食

九月周封李昞為唐公胡三省曰李氏有天下國號曰唐本此

昞虎之子也以追録佐命元功封後昞卒子淵襲爵即唐高祖

齊人歸宇文護之母于周

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護于晉陽護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宫及護用事遣間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及是周人謀

與突厥再伐齊齊主懼許歸護母且求通好先遣其姑歸令人為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又寄其所著錦袍以為信驗護得書悲不自勝齊人復使其母與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乃遣之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為之大赦時段韶拒突厥軍于塞下齊主將還護母遣使乘傳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護名為相其實主也既為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若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遣之未晚齊主不聽

冬十月周宇文護會突厥侵齊十二月齊人及護戰于

洛陽大敗之

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齊如前約宇文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又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内外諸軍凡二十萬人遣尉遲迥將前鋒趣洛陽權景宣字暉遠天水顯親人趣懸瓠楊摽字顯進正平高涼人出軹關景宣克齊二州摽輕敵深入為齊兵所敗遂降十一月周人攻洛陽不克護命諸將塹斷河陽路遏齊救兵諸將以為齊兵必不敢出唯張斥堠而已齊主遣

蘭陵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及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又名并州刺史段韶督精騎繼進齊主亦自晉陽赴之韶至洛陽與諸將覘周軍形勢至太和谷即太谷注見前與周軍遇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韶為左軍長恭為中軍光為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恟懼韶遙謂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遽來為寇豈欲送死邪周人以步兵上山逆戰韶且戰且却以誘之待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死者甚衆在城下者亦解

圍遁去委棄資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字毗賀突太祖第五子達奚武王雄字胡布頭太原人在後拒戰雄馳馬衝斛律光陳光退走雄追之按猶不及光者丈餘欲生擒之光唯餘一矢射雄中額雄走至營而卒軍衆益懼齊公憲拊循督勵衆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矣乃還護本無將畧是行又非本心故敗

周滅宕昌置宕州治宕昌郡唐為交河戍故城在今鞏昌府岷州

宕州王梁彌定屢寇周邊周討滅之一其地置宕州

乙酉陳天嘉六年周保定五年齊後主緯天統元年夏四月陳侍中安成王頊免

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恃頊勢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從南臺御史臺為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陳主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頊侍殿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頊下殿陳主為之免頊侍中朝廷肅然

彗星見齊主以湛傳位于太子緯是為後主自稱太上皇帝以祖珽為秘書監

珽有文無行齊主以為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初珽嘗為高祖功曹因宴失金叵羅于珽髻上得之又坐詐盜官東觀配甲坊又嘗坐贓當絞除名顯祖愛其才復令直中書省齊主為長廣王珽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及即位遂擢拜之珽與和士開共為姦諂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彗星見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象珽于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齊主從之傳之于緯以太

子妃斛律氏為后于是羣公上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侍郎馮子琮左丞胡長粲輔導少主珽拜秘書監大被親寵

秋七月辛巳朔日食

冬十月周殺其中州周置今河南府新安縣是刺史賀若敦周以函谷關城為通洛防猶塞也以賀若敦為中州刺史鎮之敦恃才負氣以湘州之役全軍而返謂宜受賞翻得除名對臺使出怨言宇文護怒徵還逼令自

殺敦臨死謂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以誡之弼字輔伯後為隋將

丙戌陳天康元年周天和元年齊天統二年春正月己卯朔日食通鑑綱目俱不書朔今依北史武帝紀補書

夏四月陳以孔奐為太子詹事

陳主不豫尚書孔奐與安成王頊僕射到仲舉字德言洽之子等入侍醫藥陳主以太子伯宗字奉業柔弱謂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拜泣固辭陳主又謂仲舉奐等

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皇太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直復見于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陳主蒨殂太子伯宗立是為廢帝

陳主疾甚遂殂諡文皇帝廟號世祖葬永寧陵遺詔太子即位世祖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傳更籤于殿中者必投籤于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刺閨以維蒲物曰刺閨宮中小門也就閨中刺取外事故曰刺閨

五月陳以安成王頊為司徒録尚書事徐陵為吏部尚書

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為書示衆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黄札薄木板也用以書詔易營權以官階代于錢絹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衆咸服之

冬十二月齊始用士人為縣令

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由是士流恥為之齊僕射元文遙以為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擇貴遊子弟發敕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慰諭而遣之齊之士人為縣令自此始

丁亥天和二年齊天統三年陳主伯宗光大元年周春正月癸酉朔日食

二月陳安成王頊殺中書舍人劉師知又殺僕射到仲舉

師知與安成王頊到仲舉同受世祖遺詔輔政師知

見頊為朝野所屬忌之謀出頊于外東宮舍人殷不佞守李卿不害之弟素以名節自任馳詣相府矯敕謂頊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揚州刺史治東府頊時居尚書省故不佞令還中記室毛喜馳語頊曰此必非太后意須更聞奏領軍將軍吳明徹亦贊之頊乃稱疾召師知與語使喜入言于太后太后曰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陳主亦曰此自師知等所為朕不知也喜以報頊頊因囚師知入見太后以師知付廷尉賜

死以仲舉為光祿大夫不佞少有孝行頊雅重之免官而已自是國政盡歸于頊右衛將軍韓子高（會稽山陰人）與仲舉通謀事未發仲舉廢心不自安子高亦自危求出或告其謀頊名文武議立皇太子仲舉子高入皆執之下獄賜死

夏四月陳湘州刺史華皎（晉陵暨陽人）叛附于周

皎與韓子高俱為世祖所親任子高死皎內不自安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于梁陳安成王頊遣吳明徹

等襲之皎使至長安梁主亦上書言狀宇文護遣襄州總管衛公直字豆羅突大祖子等帥師助皎周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循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興無名之師乎護不從九月梁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會之周衛公直總水陸軍與皎俱下與吳明徹戰于沌口西軍以艦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大敗皎直俱奔江陵是月陳將程靈洗以舟師襲周沔州刺史裴寬拒戰靈洗擒之明年吳明徹乘勝進攻江陵以水灌之梁王操晝夜拒守擊明徹敗之陳師乃退　裴寬字長寬聞喜人

秋八月齊以東平王儼（字仁威齊主之弟）為司徒

儼有寵于上皇及胡后為司徒領御史中丞（魏故事中丞出與太子分路王公皆遥駐車去牛頓帨于地以待其過少遲則前驅以赤棒棒之自還鄴後此儀廢絕上皇欲尊寵儼一遵舊制）儼性剛决嘗言于上皇曰尊凡懦何能帥左右上皇每稱其才有廢立意胡后亦勸之既而中止（儼尋徙封為琅邪王）

冬十一月戊戌朔日食

齊流祖珽于光州（魏置隋改萊州今為府屬山東）

珽與黄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僕射趙彦深元文遥及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彦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我鞭配甲坊尋徙光州枉梏置地牢中夜以蕪菁子（詩經疏陸璣曰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為燭眼為所熏由是失明

戊（陳光大二年周天和子三年齊天統四年）秋七月周隨公楊忠卒

忠子堅（即隋文帝）為小宫伯（後周置宫伯之貳）守文護欲引以為

腹心忠曰兩姑之間難為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至是忠卒堅襲爵楊堅始見此

冬十一月壬辰朔日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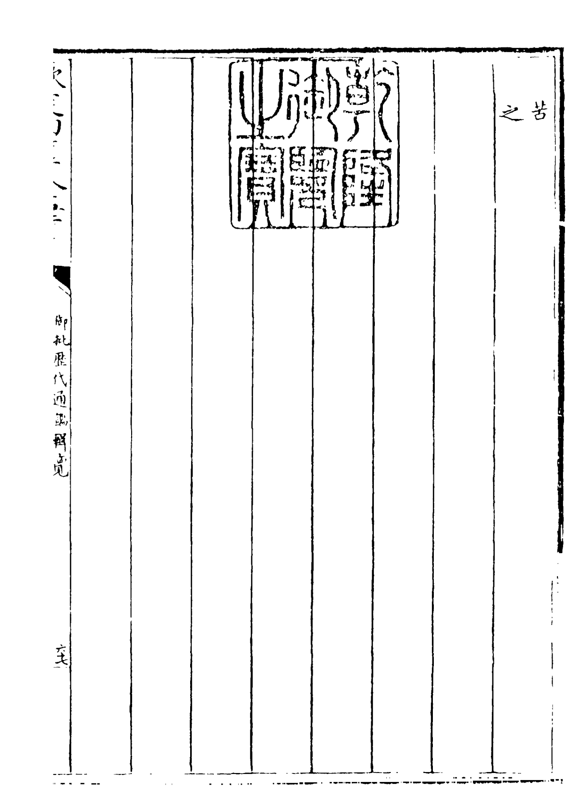
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為臨海王而殺始興王伯茂字鬱之世祖第二子

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不平肆惡言頊遂以太后令誣陳主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廢為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篡又下令黜伯茂為溫麻晉縣隋改曰連江今

屬福州府 侯置諸別館使盜殺之

齊主湛殂

先是齊上皇有疾僕射徐之才善醫療之既愈和士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為兗州刺史而代之及是上皇疾復作驛追之才未至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遂殂士開秘喪三日不發黄門侍郎馮子琮謂曰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後變士開乃發喪諡上皇曰武成皇帝廟號世祖葬永平陵世祖驕奢淫佚役繁賦重吏民



苦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五